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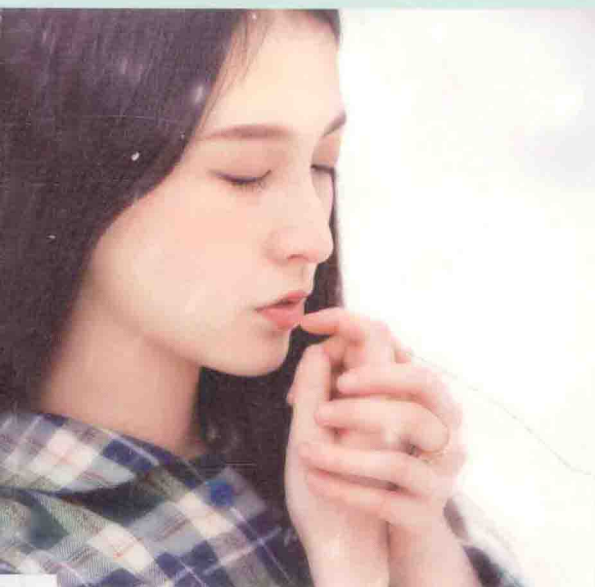


COOL THIN TIME,
YOU ARE
THE MOST PRECIOUS COLLECTION
IN MY LIFE.

中国版
《洛丽塔》

善男 信女

步微澜..... 著



薄时光，你是我一生最珍贵的典藏。

YOU ARE THE MOST
PRECIOUS COLLECTION
IN MY LIFE.

赠 送
创 意
书 签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步微澜
典藏之选

承接《沉香豌》《何欢》口碑



只有在黑夜里，才能看透星光的璀璨
“虐心”女王步微澜不可超越之作

中国版
《洛丽塔》

善男信女

步微澜.....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善男信女 / 步微澜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7

ISBN 978-7-5171-0473-5

I . ①善… II . ①步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54201 号

责任编辑 : 周 晏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 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 : 100101

编辑部 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 : 100037

电 话 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 : www.zgyschs.cn

E-mail 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12 印张

字 数 300 千字

定 价 32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473-5

- 第一章 三餐饭，一宿觉 / 001
- 第二章 可心可意的可人儿 / 017
- 第三章 你最近收到几封情书 / 031
- 第四章 如果我死了，你会不会伤心 / 047
- 第五章 能让我后悔的事不多 / 071
- 第六章 你是我认识的唯一的淑女 / 084
- 第七章 我帮你抢头炷香 / 102
- 第八章 你是我的了 / 129
- 第九章 我说到做到 / 147
- 第十章 哈喽，戴妃 / 165
- 第十一章 最心痛的事 / 185
- 第十二章 我已经等了近三年 / 206
- 第十三章 等你厌倦一切的那一天 / 229
- 第十四章 我越来越不知满足 / 250

- 第十五章 阿若回来了 / 268
- 第十六章 我也试过放弃 / 286
- 第十七章 用一辈子努力去验证 / 305
- 第十八章 死局 / 326
- 第十九章 昙花一现也比我幸福 / 343

- 番外一 平安 / 368
- 番外二 七姑 / 371
- 番外三 詹俊臣 / 372
- 番外四 如果还有明天 / 375

第一章 三餐饭，一宿觉

“你想住几天？”

靳正雷暗自松口气，想活动活动筋骨，一抬手却牵引得半身都疼。他苦笑，“三餐饭，一宿觉。我明天就走。”

美若没料到母亲好大的力气，一个跟跄被推上后座。

“他说是西贡码头？”不等女儿表示肯定，詹美凤满眼凄惶，“说走就走，好狠的心。”

黑白电影片的对白放在此时倒也应景，只是詹美凤出门前胭脂落得稍重，扮含泪状未免令人难以信服。

美若道：“谁叫你下午打二十四圈麻将！干爹坐在沙发上足足等了一个钟头。”

詹美凤连声催促司机，喃喃抱怨，“最近不知撞什么邪，徐太太去三藩市嫁女儿，梁太太回马来探娘家。前日在尖东遇见明珠，我想着过过手瘾……”

美若按下车窗，合上眼假寐。

哪里是撞邪，分明是全世界都知道华老虎大祸临头，人人自顾不暇，谁耐烦应酬他外室。

“十二年……”詹美凤掩面，“我以后怎么过？”

司机陈叔不忍，“太太……”

美若睁开眼，“现在追去也没用。下午干爹离开后，我偷偷去了华

宅，华家女眷早在月前已经分批离境。”

她母亲被吓住了，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干爹早已安排好，怕是只瞒着我们。”

车速缓下来，陈叔从倒后镜窥一眼极度相似的母女，问道：“太太，还有一刻钟到码头。”言下之意，去或不去？

“我必须见他一面。”詹美凤毫不犹豫。

听了这句话，美若扬眉。华老虎享受詹美凤十二年青春，又照顾詹氏母女十二年衣食，这场交易谁也不欠谁。今日便是终止日，再纠缠徒招人厌，理当折返回家打点未来。

美若奇怪她母亲还在做什么期待？

“见到他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”詹美凤的眼里不无央求，“你干爹向来看重你。”

这倒是事实。曾有无数次华老虎被逗得开怀，狠狠捏美若的脸蛋儿，赞她“小机灵”。

“知道。”无非撒娇卖乖再加几滴泪。

美若伸手捏住锁骨处用皮绳串起的警哨，那是华老虎送她的十二岁礼物，据说是他加入警队的第一个哨子。

老头子唯一优点是出手阔绰。十多年来母女二人得到他照拂，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碗骂娘，太不仗义。下午从山顶回家，不应该一路上咒他阖家客死异乡。最起码，美若心道，圣母玛利亚保佑，最起码让老头子健康活到她满十八周岁。

夜色下的西贡码头，抬眼乌压压一片，分不清天与海的边界。

何平安道：“大圈哥，四个出入口全部安排好了，新和的人敢进一步，管教他们有来无回。”

换作从前，新和会不主动挑衅，小的们只嫌日子寂寞。如今大佬跑路，谁还愿意拿命来搏？但求平安，聊以应付。

远处大汽艇上灯光寥落，靳正雷收回视线，所有人心怀恐惧的时

候……

何平安表情困惑。

所有人心怀恐惧的时刻，正是聪明人的机会。

靳正雷道，“平安，华老虎不在了，和兴还在。”

何平安若有所悟，“我再巡一圈，交代大家，见到人影，不管是谁……”银光闪动，他用力挥一下手中的武器。

靳正雷笑了。他没看错，还是有聪明人。

两人才迈出第一步，靳正雷神色微动，一掌拍向何平安后背。突然，震天的爆炸声响起。伏卧在地的两人同时回头，接着又是一声巨响。夜幕下，泊船码头唯一一艘大飞艇的气缸被引爆，火舌窜起数丈，数里方圆的海面被点亮，依稀能见岸边人影。

何平安吐掉满嘴的碎砂石，惊魂未定的望向靳正雷。

“大圈哥……”不远处有兄弟寻来。

“被新和抢先一步，反将一军。”靳正雷从怀中掏出随他漂洋过海的“五四式”，换匣上膛一气呵成，“该做什么做什么。”他说着抄起地上的铁水管，猫着腰率先往码头中央摸去……

离码头不远，詹美凤母女被截停下来。

游艇会私家路上横放一排拒马，路边停靠三辆黑色警车，电单车上的骑警不时呼啸而过。

警探验过身份证后，对她们的说辞感到万分好笑，“太太，你是说十一月的凌晨，一点十五分，打算出海游船河？”

詹美凤语滞，“……我喜欢啊！哪一条法律规定不可以？”

警探正色道，“对不起，今晚特别行动，容我向上头汇报。”

“妈。”美若轻扯母亲衣角，示意后边。一辆不起眼的黑色房车安静地停于路边，车上下来两个西装男人。当先一人身材颀长，向警车边的警探出示证件道，“廉署一处何昭德。”

那警探面色不快，声音仍保持平静地说，“组织罪案调查科 A 组探

员蔡炳谦。”

何昭德略一点头，转身向詹美凤道，“詹小姐，我是廉政公署一处执行科何昭德。我们收到证人举报，关于华坤总探长滥用职权、贪污、收受贿赂一案，请你配合廉署调查，跟我走一趟。”

“你好奇怪，华老虎做什么你不去追他，问我有什么用？我什么也不知道！”当年的丽池一姐并不好相与。

美若捏紧了掌中母亲微颤的手指。

何昭德的目光移向美若，不掩饰异好奇，“詹小姐，这位……是你的妹妹，还是你的女儿？”

美若眯起眼，回视金丝边眼镜下狡黠的眼睛，“我是谁和你无关，也和华老虎无关。我和华老虎没有血缘关系。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？”

难缠的一对。何昭德暗自吃惊，“那是我冒犯了。詹小姐，请你与我走一趟。”

詹美凤顿足，“廉署不是人人装了雷达眼吗？你要证人何不找他正房太太？华老虎只是我恩客，他在外面做什么与我有什么相干？”

何昭德坚持。詹美凤求救地望向警车边的探员。蔡炳谦一脸无奈，新成立的廉政公署炙手可热，连俗称 O 记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对其也无可奈何。

“詹小姐，请不要让我们为难。”何昭德做个请的手势。

廉署那句经典名句“请你喝咖啡”非正常人消受得起，詹美凤由廉署大楼出来时灰头土脸，形象大变。

“天杀的混账王八蛋，怎么不去死？”詹美凤进门就歪伏在沙发上哭，“呜呜……我们詹家的脸丢尽了。”

美若反对，“詹家还有脸吗？我怎么不记得？”

“你……”詹美凤气苦，转身继续捶打靠垫。

“圣母玛利亚！”菲佣玛利亚责怪美若，“太太现在需要心灵的安慰。”

“她需要的是一杯酒。我敢保证她一觉睡醒，精神继续焕发，第一时间拨电话找牌友。”

玛利亚道，“……这不是女儿该说的话。”

美若吐舌头，“我找七姑要吃的，天快亮了，早餐时间。”

“生不入官门，死不落地狱。詹家的脸面丢干丢净。”七姑坐在厨房木椅上嘀咕。

美若道，“忘了你们的詹家好不好？七姑，我饿了。”

七姑气结，“我们余姚詹家……”

“家大业大。当年我外公来榕城，坐大游轮，头等舱，随身带一箱‘小黄鱼’，仆从十多个。然后呢？吃喝嫖赌，花天酒地，树倒猢猻散。我只知现在詹家旧人只剩七姑你，”美若翻找铁皮盒子，挑出有杏仁的牛油饼干，“再说了，詹家六少算个屁，我外公是庶子，和真正的詹家人没关系。这些年，你见詹家本家人来认过亲？”

七姑瞪她，“十三岁小囡，心肠忒冷。”

“十四！”

“去去，饼干吃坏人，七姑给你煎洋腊肠。”

“七姑，”美若由后面抱住七姑粗壮的腰身，“还是你最疼我。”幼时梦醒，不谙世事的她常偎着七姑暖暖的胸脯喊“妈妈”。

“我的好小姐，你是大小姐了，还学三岁囡囡作娇作痴？”七姑拍她的手，“搔得七姑痒痒。”

言下不是不欣喜的。

美若偷笑。

“小姐。”厨房后门敲了两下被推开，司机陈叔站在门口，不安地捏着制服帽子打转，“小姐……可不可以借一步说话？”陈叔眼神游移，待美若走近后，他压低嗓门道，“小姐……车尾箱……车尾箱藏了个人，满……满身血。”

车尾箱打开，立刻有血腥气扑鼻而来。

陈叔张望四周，讷讷道，“不关我的事啊，小姐，我真不知这人什么时候藏进来的。”

美若捂着鼻子，歪头打量。她伸出食指试探地戳了那人一下，车

里人毫无反应，明显陷入昏迷。

陈叔胆小，期期艾艾地问，“要不要报警？”

华老虎举家跑路，不知所踪，警员和廉署追上门来。报警？美若摇头，站近些观察那人动静。

奔驰宽敞的后备箱被那人高大的体型塞满，他蜷缩成团，只望得见侧脸。他的眉峰很利，时不时痛苦地皱起。美若用目光检查他伤势，他的外套有长而凌乱的裂口，血从肩膀位置渗出。

美若伸出食指按向那人的肩膀，一声压抑的痛呼，那人动弹一下，手脚又缩回去。她吸口气，再次狠狠按下去。随即，她迎上两道犀利如刀锋的目光。天色晦暗，他的眼睛湛蓝。美若不知与他对视了多久，最后他开口，嗓音嘶哑，锯开静谧的夜。

“救我。”

“凭什么？”

“……我是华坤华老虎的人，我知道他去了哪里。”

美若不自觉地咬紧下唇。

“不要报警，”那人作势欲起，“我走，我能走。”

看他再次栽倒昏迷，美若的下唇被咬得发白。

“陈叔，你帮我把他抬下来。”

陈叔张大嘴，“小姐？！”

“丢工人房。天快亮了，我们动作要快些。”

瘦小的陈叔试了试，丧气道，“我抬不动，这人好大的个头，至少有一百五十斤，又昏死过去……”

“我叫七姑来。”

膀大腰圆的七姑满脸的不赞同，但还是把那人抬进了空置的工人房。七姑忧心地道，“小小姐，你可清楚你在做什么？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可能是强盗，杀人犯，可能正被通缉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七姑，我妈只会穿衣打扮，逛街打牌，干爹一走了之，以前的事她没办法和人解释。即使解释与她无关，又有

谁会信？这是第一次被请喝咖啡，再有第二次第三次，她会受不了。这个人是谁和我们没关系，总归不能报警。眼下环境你知道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

七姑默不作声，许久才道，“我去拿药箱。”

美若道，“七姑你最乖。”

这话换来偌大白眼，“你给我乖乖回房，好好睡一觉。”

美若其实睡不着，唯恐七姑担心，睁着眼，抚摸戴妃的毛发，直到天亮。美若下楼时，电视新闻里的女主播说道，“据悉，华坤已于昨日失踪，爆料人声称华坤之前计划去加拿大。这一消息警方正在进一步确认。”接着开始讲述总华探长的生平和任职履历。

美若坐在木梯上静静听了一阵，起居室传来水晶杯碰撞的声响，伴着母亲的啜泣。美若悄无声息地溜出后门。

詹家的工人房空置许久，一股霉味，再掺着血气，开了窗也不敢用力呼吸。那个人半坐在床头看报，旁边是一只空粥碗。

繁体字读来吃力，靳正雷认真看完头版才发现门口的美若。对方像猫一样安静，他之前丝毫没有感到被窥视。她穿质地优良的格子绒裙，柔软的棕色小羊皮鞋，自她出现，工人房有淡淡花香。好人家的小姐。不，靳正雷在心中否定。好人家的小姐这时应该尖叫着狂奔出去，她却像只小兽，怀着警惕与好奇，缓缓走近。

靳正雷回视她。

美若在椅子上坐下来，视线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。房里有片刻的沉默。然后她问，“可以离开了吗？”

靳正雷庆幸伤势不重，否则那个肥壮的老女人一定会把他丢到后门外的冷巷，像丢一袋垃圾那么干脆。但是，何平安被捕，他已无容身之地。另外，他还发着烧。靳正雷摇头，“打个商量，能不能让我多住两天？”

美若坐姿优雅，腰背挺得笔直，精致的下颚稍稍翘起，以一种含有挑剔意味的目光从长睫毛下审视他。

靳正雷有数秒的恍惚。她分明只是个孩子，而他正试图与她做成人间郑重的对话。

美若道，“我不喜欢你说话的语气和表情，不像求人，倒是理所应当。还有，我们说好了只留你一晚，你不可以反悔。”

靳正雷记得他并没有答应过什么，哪怕昨夜高烧四十度。“不想知道华老虎的去向了？”他忆起昏迷前的交换条件。

管他上天入地，管他去死！美若恨恨地想。

“你想拖延时间是不是？没用！我现在既不好奇，又无耐心。更何况，你说的话能不能相信？”皱鼻子的俏皮动作破坏了之前淑女的伪装，她自问自答道，“不能。”

靳正雷沉吟，掂掂手里的报纸，“华叔昨夜由离岛上船，去了菲律宾。”

离岛和西贡，那是相反的方向。为什么干爹亲口告诉她将由西贡离开？美若悄悄握紧拳头。

答案昭然。面前那人真诚赞叹，“这样的事谁都躲不及，你们还愿意为华叔做掩护，将警员们引去西贡。真是有情有义。”

美若怒视靳正雷，符合年纪的动作逗笑了他。他往后躺得更舒服了一些，“小不点，你多大了？十岁？十一岁？”他好奇，昨夜偷偷爬进车尾厢时听到的对话，还有后来脑子烧糊涂了，心却无比清醒的经历，让他很难把之前装腔作势的她与眼前稚气未脱的她联系起来。

靳正雷想到一件有趣的事，微笑说，“华叔在贝璐道的家门外有一道篱笆，爬满了蔷薇……”

美若打断他，“本埠有半数人知道华老虎住在哪里。”新闻过后，大概全城皆知贝璐道人去楼空。

“春天的太平山山顶很美，夕阳、蔷薇、红屋顶、蓝色的海……我见过你，你和华叔家的花王聊得很热闹，在蔷薇树下。”她刚才怒目的样子令靳正雷蓦然回忆起那一幕，当时她望向华宅的眼神让人生畏。

美若垂下眼皮。谁也不知道华宅花王的儿子与她是同学，谁也不知道她假作对园艺有兴趣，探得华家无数琐碎事。

“你跟着我干爹？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你？”美若斜眼看他，小小年纪居然有种说不出的味道。

靳正雷摊手回答，“我没资格跟华叔，我在龙五爷手下打杂。”

本埠洋人精乖，也懂得以夷制夷那一套，于是有了总华探长这一畸形产物。华老虎加入警队数十年，在总华探长的位置上坐稳十数年。这位和兴真正的老板两年多前突然急流勇退，将和兴掌事权交给了龙五。

美若认识的是常年追随华老虎左右的那些人，在龙五手下打杂的小鱼小虾她没见过也不出奇。

美若沉默，靳正雷也不出声，只是拿眼望她，意思是“这样总信我了吧”。

美若问，“你想住几天？”

靳正雷暗自松口气，想活动活动筋骨，一抬手却牵引得半身都疼。他苦笑，“三餐饭，一宿觉。我明天就走。”

“你有案底在身？”美若诡笑，否则何用这样顾忌。

靳正雷的眼睛危险地眯起。

美若立即正色道，“我会交代七姑不要声张。望你说话算数，谁也不给谁惹麻烦。”

“这样最好。”他一字一顿地说，“谁也不给谁惹麻烦。”

出了工人房，转过晾衫架和花池便是厨房。美若刚推开玻璃门，就听见起居室一声巨响。围着七姑脚下打转的戴妃一下纵上橱柜顶，七姑将手中的药煲缓缓放在桌上，低低叹了口气。

紧接着是男女的对骂，美若听出是小舅的声音。

“天刚亮，大少就过来了，大概听见新闻。”七姑解释。

美若一勺一勺默默吃粥。起居室里的争执逐渐升级。玛利亚慌张地跑进来呼救，“舅老爷要……打……太太，小姐……”

美若抬起眼皮，“他不舍得的，他还要靠她赚钱。”

“小姐……”玛利亚跺脚。

“真的，不如操心自己。玛利亚，你下个月的薪水在哪里？”

玛利亚一时愣怔，望一眼七姑，又转向美若，“小姐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吓唬你呢，”美若笑道，“瞧你，不禁吓的，不好玩。”

玛利亚抚抚丰满得快涨爆前襟的胸口，“这可不能随便说笑。玛利亚在詹家做了八年，看着小姐长大，可不好赶我走……”说着就抹泪。

“知道啦，我也不舍得。”

哄了玛利亚出去，美若望向七姑，七姑脸色莫测。美若讪笑，“七姑。”

七姑在桌前坐下，握住美若的手。

美若将碗底最后一勺粥舀起，“家里燕窝可要省着用了，下回再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”她用力咽下，拍拍七姑的手，推开碗，“我去会会小舅。”

母亲与小舅吵累了，一人坐沙发一头，赌气不说话。

玛利亚打扫了满地的水晶玻璃碎片，不敢多看一眼，猫着腰退回厨房。

“阿若，来，坐小舅这边。”詹笑棠笑嘻嘻的，仿佛浑然不知外甥女对他从无半分好脸。

詹家的人得天独厚，都有一张好面皮，一副自私心肠。詹笑棠英俊的脸庞微微浮肿，美若眼角余光扫过，在母亲身旁坐下。

詹笑棠对美若的轻忽态度不以为意，“阿若又高了些，再过两年比你妈还美上几分。”

詹美凤挑眉，认真打量女儿一番，接着冷哼，“死气沉沉，人见人憎！”

有个十多岁的女儿日日在面前提醒她韶华将逝，是人都会厌憎。美若笑笑，“听见你们说到这间房子。”

詹美凤被提醒，顿时横眉，“问你小舅！”

“哦，又赖我？！前年帮你买长实，上市那天一元赚二十元，赚到你笑。现在亏小小一点儿，要我吐出来还给你？天底下哪有那么大的便宜？只有赚没有亏？”

“亏！亏！亏！詹笑棠，亏足九个月了！恒生指数从1700点跌到

850点，去年1200点的时候就叫你斩仓，你不听我讲，反倒叫我补！你还我钱来！”詹美凤说着就扑过去，姐弟两人再次扭打成团。

美若数到一百六十三的时候，詹笑棠终于制服了詹美凤。他浪荡成性，身体早被掏空了，此时喘着粗气道，“姐姐，你信我没错！现在恒指800多点，已经跌下去了近一半，这不是机会还有什么机会？咸鱼翻身就看这一回了，一个不小心，回本带赚的，别说你这间破旧老屋，去半山买一套都够了！你不相信我，有你后悔的时候！”

“我哪里还有钱！”詹美凤无限伤心沮丧，“华老虎哄我说过年换新房子，现在四处找不到人。若不是信了他，我何苦将这间老房子抵押给银行？男人都不是好东西！”她越说越恨，再次捏拳捶向弟弟，“都不是好东西！”

听闻真相的美若指尖冰凉。

榕城三面环海，无数岛屿环绕。其中最大一座岛屿——榕岛不过弹丸大小，却依山观海，特别是太平山顶，聚集了全城豪族，真正是富贵黄金地。

詹美凤每日坐船过海峡，去太平山半山会牌友，好像乡下人鸡鸣起身急入城，一身汗水。牌友们倒都客气，只赞说九龙热闹，哪似半山，鬼影也不见一只，可笑意后的讥讽詹美凤认得真切。她日思夜想能在半山有一隅之地，可以淡淡定定等牌友驾到，无奈华老虎家里有只母老虎，实不愿屋檐下又多出一只来，无论如何也不松口。

这样大失体面的事詹美凤足足忍了十二年，直到近来美若痴缠着她干爹，说想读岛上的圣若瑟女中，华老虎这才首肯。

美若算是明白了她母亲为什么追夫般追去西贡，赶着见华老虎最后一面。半山的新房子已成泡影，连脚底下这块地也将属于银行，如何不慌？

面前两人依旧吵得面红耳赤，由股票指数到丽池旧事，再延伸到十四年前，詹笑棠的狐朋狗友骗去詹美凤的初恋和贞操，生下了美若，毁了她一生。

一如既往，一个是受害者的控诉，一个是我为你好，你却不懂感恩的委屈。每到此时，美若就假装不存在。她这个毁了母亲一生的罪魁不识趣的话，詹美凤随时会矛头转向。毕竟小舅与母亲一奶同胞，而她只不过是个意外。果然，詹美凤瞥见她嘴角的嘲笑，立即蹬着脚下的三寸兔毛拖鞋，指着美若的鼻子，胸口起伏，准备发泄半生怨气。

“妈是受我拖累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当年哪会下海去丽池做舞小姐？”美若抢先说道，“烂船也有三斤钉，我们詹家虽然败了，还有世叔伯们照应着，没有我的话你怎样也能嫁个小开当少奶奶。”

她母亲收回手指，“你知道就好！”又气哼哼地骂弟弟，“我一生被你们两个讨债鬼拖累，一个要钱，一个要命！”

“讲到钱，学校入冬又该添置新校服，”美若叹气，“小舅，妈的牌友说你上个星期还陪许太太去赌城……”

詹美凤机敏，立刻接下话头，“有钱去赌，不见你给阿若一个钢镚的零用！”在大是大非的金钱观面前，母女俩立场历来一致，“还有啊，华老虎不知什么时候回来。我不管，笑棠，姐姐养了你二十年，该换过来享享福了！下个月水电人工家用，你记得替我付！”

有钱无父子。詹笑棠寻了个蹩脚的借口悻悻地去了，家里只剩母女两人，安静得连戴妃的脚步声也能听见。

詹美凤偎着一堆柔软的靠垫不安地扭手指。

詹美凤十五岁初恋，以为能通过爱情改变环境。一年之后，又回到滥赌成性的父亲身边，增加的唯一财产是嗷嗷待哺的女儿，于是在弟弟的怂恿下，毅然下海做舞小姐。当年本埠醉生梦死的欢乐场最豪华气派的当属丽池，随便拖出一个女招待也是艳绝人寰。不到十七岁的詹美凤入丽池第一个月俨然已是红牌中的翘楚，可惜昙花一现，客人尚未尽阅美人风姿，詹美凤已经被华老虎藏进金屋。

十来年过去，詹美凤如花容貌更添了三分成熟风韵，而形容动作依旧如少女般娇怯。美若笃定，如果现在干爹在，必会握着母亲不安的小手，将她肩头揽住好好抚慰。